

席绢作品集

13

上
错
花
轿
嫁
对
郎



席 绢

席绢作品集

上错花轿嫁对郎

作者:席绢(台湾)

出版发行:敦煌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德会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兰州市印刷厂

开 本:850 x 1168 毫米 1/32

印 张:6 字数:120千字

1999年11月第1版 199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ISBN7—80587—387—9 1.892 定价:10.80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Z247.5/X44/1.2



ZL142172

序

——阡陌

I247.5

X44

.2

席绢是近几年来台湾新崛起的纯情小说家，和林晓筠、沈亚，并称为台湾目下写作界的“三后”，其中林晓筠、沈亚为长，而轰动效应以席绢、于晴为最，在台湾、港澳及南洋区有“席绢——席卷台港——席卷南洋”之说，台湾万盛出版有民公司则以席绢是他们的当家花旦为荣。她至今为止一共写了三十三部纯情小说，而这三十三部作品在小小的台湾岛，在短短的六个月中竟一版再版达到七版五万册之数。以此一斑可见她的作品受欢迎程度。

席绢的作品在港台吸引的也多是青春少年。因为她的作品以纯情见长，以写美、写真、写善见长，作为一个九十年代的风华正茂的青年女作家，她以朴实无华、似行云流水的笔触，抒写九十年代台湾经济社会的生活现状。故事清奇多姿，语言俏皮活泼，人物极各九十年代世界青年的典型共性，极易唤起青春少年的共鸣。

敦煌文艺出版社接受了阡陌的推荐，于今夏推出了席绢作品集。席绢才出道，她没有琼瑶那样优美的文笔，没有岑凯伦的诗情画意，没有姬小苔的曲折情节。在她笔下有的只是纯情绵绵，没有一丝邪念，在她笔下的一切由于纯情而变得那样美好，由于少女的娴雅而使生活变得那样甜美，处处充满了阳光和蜜。她的作品有一股清新的文风，一个个新鲜的生活层面，引导少男少女们步入一个美妙无比的圣洁的天地。

席绢和她笔下的人物又将面对大家了。不管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希望大家喜欢，那也就不负阡陌向读者引进这位女作家的一番心意了。

3852

内容提要

——扬州官商姑娘杜冰雁

——武师女儿李玉湖

同一天出嫁，同一路出城，同在土地庙遭狼，
仓皇之中上错花轿，去了她们不该去的地方，
嫁了她们不该嫁的郎，
一曲花轿错，
错出了两个曲折奇弄令人韧俊不禁的喜剧。

高扬
稿

下

823

要出而整人封灼虽籍人夫大差衣个一鼠光！可不守
勇嗣！踏一丁葱中沃天，再一和草不出尸大丁贝人出
朕不岂滕王李出灼虽勇息部潮已的案齐富首关官杀一
！朕回燕歌

下成因景出庭待那那的妻林婚会融武早，笑其
故我身能成寡以新那水并院朕出融，代民；就似似融
我游等融不，大差丁不部已千公齐策并然期，主一奴
融黄率，事融藕甜一央融那水替真出，朕回再引之丁
融，不而融三再妻那林奔，且而！丁大眼景土耕真与融

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她身上？老天怎么会这么作弄她？——她居然会在林媒婆的泪眼攻势下软化，任事情一路错下去！太荒唐、太可笑了！更叫人难以相信的是——日子居然在仓皇行走间过了这么些天，马车也顺利的来到泉州的富林县。

李玉湖背着双手在客栈上房有限的空间里来回踱步，丝毫不敢把目光停伫在床榻上那一套凤冠霞帔上。老天！她以为一切会有转机的，但事实是：最终的结果仍是——她不得不冒充杜家那位高贵的千金在明天与齐家那个痨病鬼拜尘！

一般而言，像她这种长途的嫁娶，通常是在赶路到达地头后，安顿在一家客栈中，好让男方来正式迎娶。

论气质，她连杜冰雁的十分之一都达不到！天哪！偏偏来泉州之后才发现，齐家不仅是有钱而已，甚至可以说是家财万贯！由于数代以来男丁始终是单传，且又早亡，所以大把产业皆由女性来掌理。齐家虽由女性当家，家规却相当严苛，且各种家规教条非得严谨遵

上错花轿嫁对郎

守不可！光是一个齐老大夫人就足以使人望而生畏，让人见了大气也不敢吭一声，无形中矮了一截！随便一条有关首富齐家的马路消息便足以让李玉湖当下想遁逃回扬州！

其实，早先她会被林媒婆的眼泪打动也是因为可怜她的处境；另外，她也想到杜冰雁该以寡妇的身分过这一生。既然传说齐公子已活不了多久，不如等他死了之后再回扬州，也算替冰雁解决一桩麻烦事，毕竟她们已算得上是朋友了！而且，在林媒婆再三保证下，她相信冰雁会被安全送回扬州，她相信那位将军不会为难一个无辜的少女。

无论如何，比起弱不禁风的冰雁，她有强健的身体与足以自保的功夫，不怕嫁人齐家会受欺负，如果齐家真那么难缠的话，她更无法放心让冰雁嫁进去，这是朋友间的义气，而且她心中“肯定”的相信，那位“齐公子”已病到不能人道，她根本不必怕会有什么损失。所以简单的想了想后，她决定依林媒婆的请求，冒充冰雁嫁人齐家；反正那男人换不过今年了，她还怕什么？

但倘若齐家的家规当真严苛到令人咋舌恐惧的地步，那又另当别论了！她实在是帮不上忙呀！她李玉湖出身平民人家，几曾过过千金小姐的生活？一些人家闺秀的举止风范她全不会，益形显现出她的粗鲁不雅。只要翻看冰雁绣的那几车布料，精致的程度足以让李玉湖羞愧得抬不起头！连最基本的刺绣她都不会，将来肯定会露出马脚的！她十七年的生命中只知道练拳脚功夫，她爹才舍不得请人教她刺绣呢！他是

宁愿她拳脚功夫了得，以帮助武馆多攒些钱；再来就是粗略的认得几个字了，还是偶尔偷偷趴在学堂的窗口学到的！嫁人大富之家，她要如何应对一大群人口？这些她没学到呀！完了！她熬得过今年吗？

越想越恐慌，而明天就要拜堂了！她冒充得来冰雁那种高贵的气质吗？瞧她粗手粗脚大而化之的，根本是粗野女子才会有的模样！

虽然陪嫁过来的六个贴身丫鬟保证会努力帮她扮演好杜冰雁的身分，可是她的心仍没半点踏实！毕竟这是她生平第千次做欺骗人的事呀！实在有违她坦荡磊落的性格！光想到从明天起要故作优雅就全身起疙瘩！

如果可以，她真想逃！可是她已答应人家了，怎能临阵脱逃？！所以，此刻她也只能在这深夜独自苦恼不休，然后决定把一肚子的闷气转移到那齐三公子的头上！那家伙要死就快点死，偏偏半死不活的在那边想耽误一个女人的终身！即使他不能人道，但一个完整的寡妇仍是不能再好予他人，简直存心害人嘛！

李玉湖重重的捶了桌子一拳，浓眉杏眼的俏脸上有着坚决！她知道该找谁为这一团错误负责了！

就是那个叫做齐天磊的痨病鬼！

明日，泉州首富——齐家的命根子就要迎新妇人人门了！这当然是齐家的大盛事。早在一个月前，齐家人就开始布置新房，采办的种种什货全由快马传送。在近几日，大致上都已就序，于是开始张灯结彩，张贴双喜字，将向来沉肃巨大的齐宅妆点得喜气洋洋，比大

过年还热闹！三天前，泉州十大县内，只要与齐家沾得上一点关系的人，全捧着大礼来到齐家大门前，挤成了车水马龙。

为了宴请各方来客，齐家除了在大宅子内摆了一百桌外，更在大宅外的广场上搭棚子准备开席上千桌，大手笔的宴请县内的人民。

这番大手笔除了意在展示齐家雄厚的财力外，也为了想趁这热络的喜气冲冲喜，就盼能冲去齐三公子身上的病魔，让他早日康复！齐家再也禁不起任何不幸的消息了！

溺爱孙子的齐老太夫人，在宅子南方的空地上建了一幢美轮美奂的独立别院，更在其中豢养了奇离异兽，建了假山流水，种了百花百草，取名为“寄畅新苑”，人门处一副长对联：右边是：

“闭门宛在深山，好花解笑，好鸟能歌；尽是天性活泼。

左边对着：

开卷如游往古，几辈英雄，几番事业，都成文字波澜。

这幢新苑建成已一年，一直为齐三公子准备着。之前在老太君的严令下，谁也不许轻易进入，怕惹晦气，只让齐三公子闲暇时入内看书休养。

今夜，佣人已特三公子的日常用品全搬入“寄畅新苑”中，整幢新房大致安置完毕，就等明日拜堂后迎新娘入房了！

“话说人生四大乐事，即为：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

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而明日你将欣逢四大乐事之一，不知可否告知心中感言，与愚兄共享喜悦？”

顺着“寄畅新苑”的小径走去，在通过一片桂花林后，有一处铺着三丈见方的卵石的空地，上头置着雪白的石桌、石椅，全是以精工雕琢出的大理石；此时正坐着两个对饮香茗的男子，一黑一白，一个粗旷中见潇洒，一个斯文中见优雅，脸上皆是闲散的笑容。

穿着黑衣的男子沏上一壶新茶，挑起一道浓眉，显然正在等待白衣男子给他回复满意的答案。

大理石桌的四角皆嵌甘夜明珠，与月光相映成光华，照亮四方，也照亮两张各具特色的俊逸面孔。

那白衣男子有着一张漂亮又白曾的面孔——那种白皙是属于很不健康的白，映得一双剑眉与眼瞳益加深速不可测。他的身形高瘦，但骨架方正，使得一袭白衫穿在他身上只感到飘逸，却不显得松垮。

他就是齐三公子，外传快人快语的那一位齐家第五代硕果仅存的唯一命根子！二十四岁。依他前二位兄长皆活不过二十五岁的例子来看，没有人会相信他能活过今年的冬天！在这个早春霜冷的三月底天气，又是深夜，他应该为了身体着想，乖乖躺在裘褥褥中安睡的，可是他却外衣也没添一件的与他专治大夫兼拜把大哥坐在园子隐密的一隅吹着夜风聊天喝茶！若给老太君知道了，是何等罪不可赦的大事呵！他还没给齐家留下后代，怎敢如此轻忽自己宝贵的生命！

“为什么我总觉得你嘴角噙着的是看好戏的笑意？”齐天磊口气慵懶，又含着一抹无可奈何。到底，他

仍是逃不过被当成种马的命运！而拖了一季冬天的风寒更弄巧成拙的铸成这一被“美事”！

那黑衣男子——刘若谦爽朗一笑，假意拱手道：“岂敢岂敢；目前在下可是寄住齐家的食客，除了巴结奉承外，什么冒犯的话可不敢多说一个字。”

谈谈的扫了四周布满的“喜”字，齐天磊仰首看向星空。没想到他的终身大事居然就这么被订下了！在太君、母亲之类的长辈们泪眼攻势下身为齐家没用的男子，至少要努力孕育后代！

“原本你可以使事情不必走到这地步的。”刘若谦收起玩笑，了解他兄弟胸中的不甘。

“是吗？那可由不得我。”齐石磊叹了口气。“从我大哥在二十岁那年为了一个名妓与人打架，失足段落溺中淹死，我与二哥便被当成无行动能力的孩子，连吃几口饭都被限制。再轮到二哥在本年前二十五岁生日那天被毒驼咬死后，这些年来，我连下床的自由都没有了！没有人相信我是健康的！记不记得三年前太君重金聘你来当我的大夫时，你笑成什么样子？”愈想愈不舒服，生性温文的齐天磊简直接近低吼了！

而刘若谦则又笑又呛的吐出一句：“哦！我看到了一位绝美的大姑娘……”

“去你的！”齐天磊不客气的抄起一杯茶向他泼去，刘若谦身形一闪，轻易的躲过茶水流弹。

由于齐天磊是在母亲难产下出世，当年怕他长不大，即听从长辈的建言，将他当女孩儿来养，还穿了耳洞！那真不是盖的，齐天磊完全遗传了其母的花容月

貌,扮起小女生一点儿也不费工夫。齐父生前最爱抱着他四处显宝,博得大票长辈的厚爱,甚至有一群毛头小子为了与他玩面大打出手!由此可知齐天磊是多么的美丽逗人了!直到他七岁,开始懂得抗议后,长辈才让他换回男装;可是到了成年后,他房内仍有随时备用的女装;在他二哥死后,要不是他百分之百的坚持抗拒,恐怕又要被迫穿上女装!而三年前,他与刘若谦初相识的情况即为:他一身的素白,身体因长期卧床而虚弱苍白,被着发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的让母亲为他戴上了耳环,然后刘若谦这个少年医生出现了!

当时,刘若谦以为自己看到了个美人儿,虽然身形稍嫌大了些;可是,再看一眼,他肯定面对的是一个人妖!正想推卸这个工作脚底抹油时,又发现了床上俊男眼中的尴尬与侮辱——显然是一只困兽!当下起了戏试谑之心,居然向他求了婚,直嚷嚷要迎娶这么一个大美人……

此事吓得齐家长辈们差点昏厥不省人事!心想会不会请来了一个有怪癖的男子?惊疑不定之余,两个男子却纵声大笑,从此成了莫逆之交。

也只有刘若谦面前,齐天磊才会被当成正常人看待!老实说,一个长期被强制卧床的人,再健康也会给整出病来,天天喝什么补品都没用!

刘若谦的治疗方法很简单,让他下床运动,教他打坐、吐纳。

至少齐天磊的健康有长进是事实,所以齐老太君听从了刘若谦的安排,在城外依山傍水的地方建了幢

楼让齐天磊定期的去休养。每半年让他去住个一、二个月,就趁这么一两个月。齐天磊充分吸收自由空气,与刘若谦行走四方。

要说齐天磊身体上有任何不妥,全是齐家长辈们一厢情愿的想法。与刘若谦三年这么下来,他还会有什么隐疾才怪!可是也因为“病弱”的好理由才由得他可以有机会出外走走。

至于说他施过了一个冬天的“风寒”实在是太扯了!“扯”到他的终身大事莫名其妙的定了下来,还不是他那急于抱曾孙的老太君,生怕他活不过二十五,在去年已开始物色人选,开工建新房楼阁,并且不允许他再去别苑养病,害他原想要趁机与刘若谦一同上洛阳参观文武招亲大会的盛况都无法成行!当下他只有装病。匆匆被送去别苑,也顺利的让他们偷偷跑去洛阳看别人的笑话!殊不知此时笑话正落到他头上来!

这回是真的逃不掉了!

刘若谦真心安慰道:

“看开些!听说你的媳妇是扬州大大有名、才貌德慧兼备的一流美人儿,又是大家有。不知有多少男子妒羨你的好运道……”

“那你为何又要逃?”齐天大打断他的安慰,轻描淡写的掷回一句,顺利的阻住他的口。

身为名医兼游侠的刘若谦,出身为江湖某大帮派帮主的独生子,八年前为了拒绝双亲逼婚而浪迹天涯:加上生性闲散若野鹤,不喜拘束,几年下为,只偶尔捎信回家报平安,却不敢回家,生怕一场婚宴等着他,也

怕被永久绊住而不得超生。外人吸知道刘若谦是个名医，也颇有武功底子，却不得他大有来头的背景；这让他活得晚潇洒自在，因为当齐天磊是兄弟，才独对他告知。

他们身上有一种相同的落拓特质，益加显得惺惺相惜。不过，明天齐天大要当新郎馆的事实是任谁也改变不了了！

齐天磊叹了口气，娶个妻子没什么不好，但这件事的背后意味着会有一个女人介入他的生命中，与他分享其他隐私！也代表将来生活中他不能享受二种不同的生命了！他知道那些所谓的大家闺秀——举止有礼重风范，所有的言行全像以尺度量过，没有一点突兀的乐趣！夫妻之间相敬如宾，他要是胆敢有一点不规矩的举止，她就会觉得被冒犯了……一个冒犯妻子的丈夫？唉……今夜皎洁的星空实在不符合他悲惨的心情！

没有人会说那位杜家小姐有不好的地方，毕竟老太君挑了一年，从上千佳丽中精选出来的人儿，再差也有限了！谁都知道老太君挑剔到什么地步！

可是，他尚无娶妻的心情；然而事实却是——老太君甚至已物色了两个女孩要给他当侧室！生怕有个万一似的。没有一个男人可以忍受被当成种马似的对待！偏偏哪！齐家男人三代以来都死得莫名其妙的容易。要说他自认能活到七十岁，别人只当他是痴人说梦！

难怪他必须装病出门透气了！在齐家，他什么也

不能做，连拿把水果刀，家人都当他会拿不稳而刺向自己心口；走到那儿都会有一群奴仆跟着，随时等着替他急救！

恐怕那位明日将过门的女子也开始在计算他何时人殁了！

一堆想来很烦的事情全兜上心头，要是他还能为明日的事笑逐颜开，那他真的是有病了！

看看他，为了这迷人的花月夜——明月茗茶，好风如水，春景凉夜无限；想赏个夜色也得攀窗而逃，躲过守在门口打盹的仆人，才得以在此与刘若谦把茶言欢赏月！

是呀！一如外传，他是娇贵的齐三公子，齐家长辈心中的命脉！希望！就跟囚犯一样的娇贵！

又一阵百无聊赖的沉寂，齐天磊突发奇想的低语：“想个法子让我死了吧！顺遂她们所愿。”

“那也得在你妻子腹中有你的种之后。”刘若谦向天空抛了一粒花生米，完美元误的落在他大张的口中。

唉——又是一声困兽的叹息。

明日，世间将又出现一桩不情愿姻缘。

不过，他实不懂，有哪一种女人肯嫁给一个快要病死的男人？又是一个大家闺秀！想来，有问题的人不只是他了；然后齐天磊扬着一双剑眉，笑叫：“会不会那闺秀给人弄大了肚子才决定下嫁于我？那我连‘努力’也不必，直接就可以‘死’了。”

这回换刘若谦泼过去一杯茶水，想冷却一下他的

脑了。而齐天磊候地翻开折扇，将茶水尽数挥向两侧，雪白衣衫没沾到半点湿。想来三年的调教，齐天磊是有收获的。

“全天下也只有你这个新郎官会希望妻子被人蓝田种玉，太大方了！我开始怀疑你真的有病！”刘若谦不怀好意的瞄他。“你——不会是那儿有问题吧？”一段沉寂，然后是杯盘茶壶在天空中飞来闪去的影子，加上呼呼的衣袂飘动声，一如以往，话不投机半句多，二人展开了破坏春天夜景的练功时间！

实在是忙碌又累人的一天！

一早，迎亲队伍即来到客栈接人。李太湖隔着盖头，当然什么热闹也见不着，就听林媒婆那张嘴在描述，那个骑白马而来的新郎官面如冠玉、玉树临风！俊容无匹得的让人为之失色。

不过，那新郎官居然还能骑白马而不是乘轿倒是挺让李玉湖诧异的！对齐三公子的身体而言不会太勉强了吗？不过，那倒好，希望他骑到半途昏倒，当场寿终正寝，她就连过门也免了！遗憾的是，齐三公子的马旁前后左右安置了八个高头大马的壮丁——为了预防他公子哥不小心跌下马！

真是没用的东西！李玉湖在心中偷偷的骂着，决定将齐三公子鄙视到底！要不是他，今天她那会陷入这般境地——进退不得！”热热闹闹的游了街之后，迎亲队伍终于来到了红墙黑瓦、一入门庭深似海的齐家大宅。

有钱人家的仪式比牛毛还多！全是为了彰显身家

的不凡。虽说是春天，但是坐在闷不通风的花轿中，穿着华丽却累赘得要命的凤冠霞帔，能熬个一个时辰而没窒息算她命大！可是到了地头，却还不能被迎出花轿，代表她还受受苦受难。李玉湖有点火大的扯了扯衣襟，想好好透口气；此时轿外正立着一些德高望重的老者与老妇在喃喃着一连串语焉不详的驱邪文与祝祷。唉！还不知要待多久！

老天！她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这一群不相干的人存心整死她吗？幸好今天是身强体壮的她在此，要是真正的冰雁嫁来，怕不被折腾掉半条命了！

终于外头没有了声响，该是新郎上场了！然后是踢轿门——下马威的一种习俗。

李玉湖双拳紧握，差点想把那只踢进来的白鞋子大脚丫扯成碎片！一条红绡布递到她手中，媒婆与丫鬟将她扶了出去，盖着一条盖头，李玉湖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大概也是饿昏了的关系吧！四周一大群人聒噪得让人厌恶！燃放鞭炮声差点使她原地跳起来！

天啊！有钱人的婚礼！她已经可以预见她的前途一片晦暗！进了厅堂，四周已传来各种奉承的打屁声！“真是郎才女貌呀……”！见鬼！隔着一条盖巾，女貌个头！“真是天作之合呀”！

李玉湖差点跌倒！总算深刻明了什么叫睁眼说瞎

话！
接下来跪拜又起身，转身又跪拜，随着司仪的拔尖叫声，她成了一具布偶，任人压身又扶起，转得头更晕了！而那些凑热闹的人终于决定放她一马，随着“送入洞房”的声音扬起，众人拍手，而她终于得特效！
似乎在庭院中转来转去，行行走走，进入了一道拱门，她被扶坐在绣有华面团圆的床榻上。

林媒婆悄声在她耳边道：
“李姑娘，记住，从今以后你就是杜冰雁，放心，小喜与月儿会帮助你的，我等会就得回扬州了。”

李玉湖连忙掀起头巾一角。
“喂，别定呀！至少弄点东西给我吃！”身边只站了两个伴妇过来的丫头与林媒婆，她放心的低喊。

林媒婆轻声道：
“等一会儿他们会端各种喜气吉祥的食物过来，要求你与新郎一同吃。到时吃不下都得硬撑！饿不着你的。”
“天老爷！”李玉湖捧着肚子低声哀号。

才叹着，又有一群声音由远而近往新房而来，想来又是新节目了！

林媒婆不放心的交代两个丫头：

“小喜，月儿，你们得好好帮忙李姑娘，明白吗？这事传了出去，大家全完了。”

“我们知道。”

闹哄哄的人声已进入花厅，来到内房。
“来来！新郎倍快些掀起新娘的盖头，让咱们看